

牙子語類

五之九

性理學

漢書門			
九	四	八	類
七	一	一	號
四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四	八	類
七	一	一	號
四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4)
函號	298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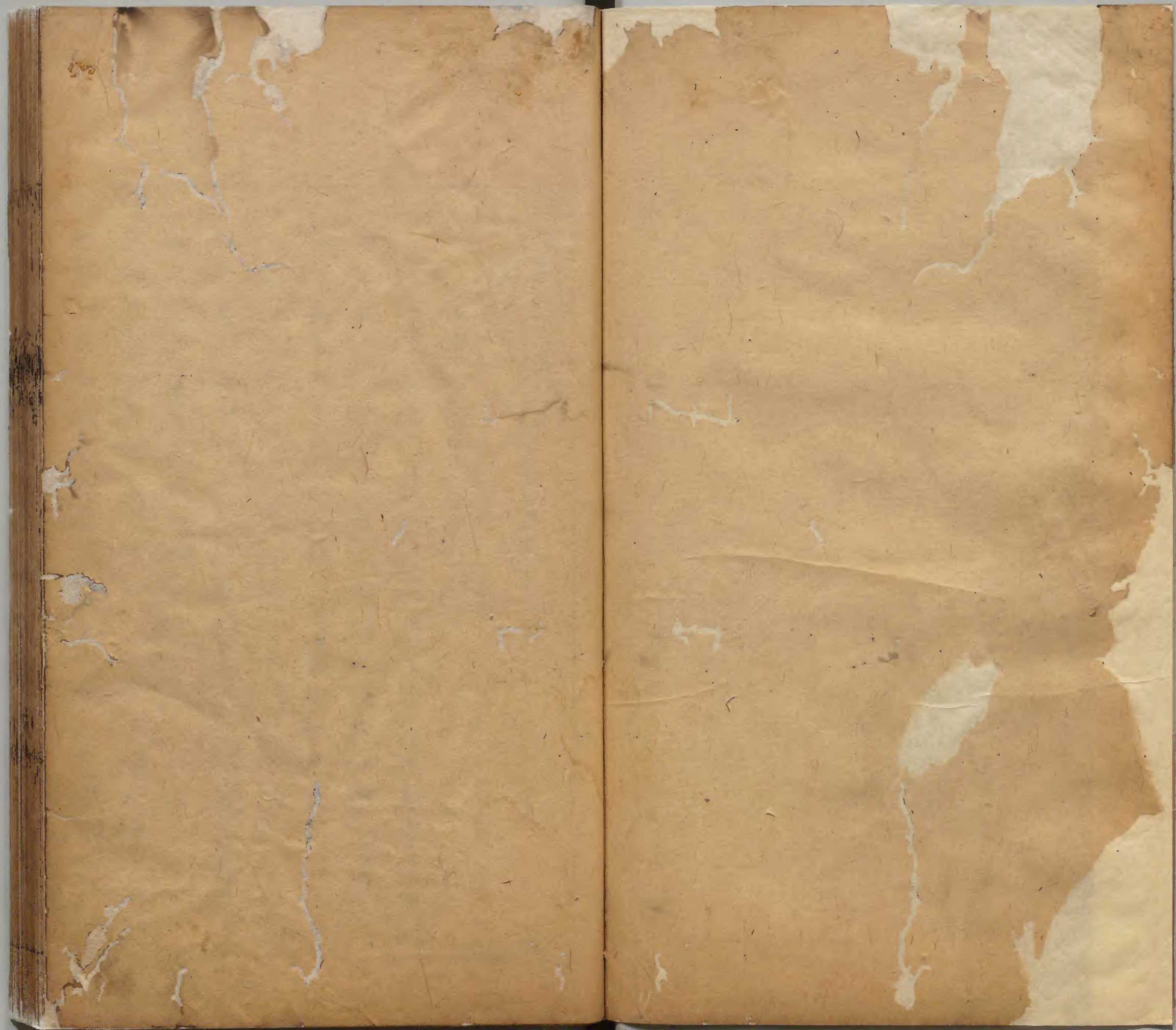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卷第五

性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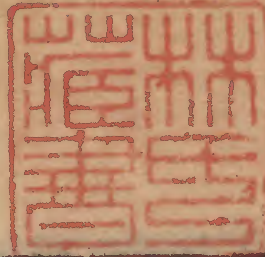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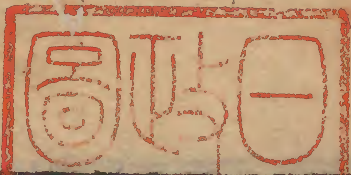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

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其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

賀孫論性命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道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賀孫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寓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

做道下論性以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只是此理

性是合當底同

性則純是善同

性則天生成許多道理同

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同

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

君臣有君臣之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德明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

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

則曰性淳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個人影子

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

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

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頭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
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个性在人言則性在
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
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
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
須求故聖人罕言性德明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砥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
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揚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先

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
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
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
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
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
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
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
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這般處出謂先生下此語
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
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

之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生因云其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所在都說不到因云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裡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賀孫心以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振惟心無對方子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
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
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
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問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節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
着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節
辨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者氣之精爽節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燾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力行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端蒙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廣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

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問人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木之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看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謙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

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淳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別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渾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

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淳

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節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節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人傑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吾曰心屬火綠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假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

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
五臟之心受病則可內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菴蒲茯苓
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此性
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謹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
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
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
在軀殼之內譬如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
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
內而不當在舍之外即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
脚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義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
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
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
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却
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賦以下
總論心性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
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
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
又何剛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虛明
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
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

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
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或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
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
人天命便是君之性命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
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心當
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
人自體察始得實理心○方子錄云性本無却是
以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淳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一心空無
作性○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用底夔孫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寫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

以有性故也蓋卿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節

鄭仲履問先生昨說性無不善心固有不善然本心則元

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你而今却不善了

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却只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

得蓋卿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

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

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蒙端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

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

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

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高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所難說嘗曰性

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德明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

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可學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

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方子

性下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

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

端情也性則理也散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

之意力行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

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

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

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

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亦只

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

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

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
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
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明道舉經史不錯一
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
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
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問玩物
之說主甚事曰也只是矜字道夫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終發便是情情
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個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
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
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求神仁金

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嘆
曰若不用明破只恁誣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
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替於古人大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
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盖主宰運用
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裡到
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個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
去底却又只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
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
个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个截四方八面都恁地光

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
 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孫賀
 叔器問先生見教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
 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裡
 面此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菽為未為
 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邪耶是也包裹底是
 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是個沒思量底只會生又如吃
 藥吃得會治病是藥力或涼或寒或熱便是藥性至于
 吃了有寒證有熱證便是情義剛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個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
 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個情字

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
 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
 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
 用心字只一個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間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
 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
 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
 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個
 心便教人識得個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個道理存着
 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

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个知覺了

或問心情性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為惻隱辭遜是非乃性之情也如今人說性多如佛老說別有一件物事在那裡至玄至妙一向說開去便入虛無寂滅吾儒論性却不然程子云性即理也此言極無病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才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

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吃得真个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去謙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于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

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裡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窮理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夫又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為仁是要做工夫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

為禪上蔡為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那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裡說人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个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為學多是為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裡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

有一毫為入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己之學無所為而然是也謙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蓋卿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砥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

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味作

錄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僮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蒙

心統性情故言心之體用嘗跨過兩頭未發已發處說二
之得名只專在未發上惻隱便是已發却是相對言之

蒙端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功夫處

端蒙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閒其流行
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
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
爾非是性是一个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个地
頭如此懸隔也

端蒙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
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欠缺便是性
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夔孫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
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皆

因言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
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見成底說却一齊差却或曰
程子張子是他自見得門人不過只聽得他師見成說
底說所以後來一向差曰只那聽得早差了也

個

性主具字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動

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

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

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方

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椿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

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

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

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論意以下

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此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裡

砥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

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士毅

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

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夔孫錄云因是有情而後用其意義剛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

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士毅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

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

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

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

以見心兼論志以下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性情字皆從心所以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個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

意如侵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

此天地之心性情也
砥論才以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

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

那會如此底要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夫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

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

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

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

也道夫

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

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

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

便是才只為它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裡多故為才夔孫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

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人傑

論材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

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吞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

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誦咏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銖嘗

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

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

默識心通人傑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卓付

語類卷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者兼體用諛隱費而言也節道以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可學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

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知道路

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闕祖

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

道節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水理相

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裡
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
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節

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節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

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段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
分節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

其為仁義禮智當時因言
文路子之說而及此節

理只是個理理舉着全無欠闕且如言着仁則都在仁

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

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個道理自然血脉貫

通端蒙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裡去自家也從那

裡去文路子不從那裡去自家也不從那裡去須尋文

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節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後

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

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

許多理節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

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人傑
先生與人言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節
理無事則無所依附節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
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
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
臣有臣之道德便是个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
于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幹以下
兼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
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
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

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言為百行節
德是得于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節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
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摠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
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
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
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
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
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溥舉論語集注
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

是此意

論體用以下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寓

體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个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節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

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節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

片板只是一个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
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張三有
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
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
大節

誠者實有此理下論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一作只是去偽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
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
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

慤為非誠也砥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
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
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
切道字又較踈植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

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下過誠以

誠只是一个實敬只是一个畏端蒙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幹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

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
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夔孫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

誠敬尚是着力下錄雜論以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
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
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只是火只是火仁
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夔孫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个自然之實信是个人所
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
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

不是可學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
方見端蒙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
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
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如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
聖人則以己及物矣。端蒙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理會
這一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
見得淳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
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
又安得有是名乎植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
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為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
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
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
氣而言去偽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
性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
為空也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以泳下

五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祖道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
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
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五十
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
載中央土以此人傑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
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

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
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
在夏則見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个成實意在
冬則見其有个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
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
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
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
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
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
謂大明終始也 大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

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閩祖

問先生以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又細分將去

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
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

分節。以下
仁義禮智

嘗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个道理分
為两个又橫畫一畫曰两个分為四个又以手指逐一
指所分為四箇處曰一个是仁一个是義一个是禮一
个是智這四个便是一个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
種子所生底萬節

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

此四種心發出來錄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

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

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

仁包禮義包智方子○節同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

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一作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

是陰底一截淵○方子錄云仁義是發出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着下來仁禮屬陽義

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

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

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

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

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

為柔蓋仁是個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藏向裏

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剛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表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

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

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

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

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歛底意鄉飲酒義
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
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
歛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
更是收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
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
辭遜三者他那个更收歛得快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深作藏
不測是智節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

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
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佐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人傑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
此推之可學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
仁與義禮智一般淳

鄭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
生時全見是生到夏長時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

只是這底到冬天歲歛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
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渾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
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廟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
二物只是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可學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方子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
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
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
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

亦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
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
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
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時舉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二
三仁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
貞猶言東南西北一个是對說一个是從一邊說起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
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

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
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
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
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
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
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
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歟其下乃云好問好
察迺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
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曰理固是一貫謂之一
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
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
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
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
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
伊川種穀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
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人之所以羞惡者是觸
看這宜如兩個物事樣觸着宜便羞惡 只是二

事物。未教語。
有脫誤。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胞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為元又曰文言止

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一齊好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損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為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為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禮智令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又曰看公時一

般氣象如何私時一般氣象如何德明

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已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着他不得夫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

便是个温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裡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个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問仁即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脚智是右脚蜚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

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須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其分明道夫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个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自己身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

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
个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
與已一物與已一公道自流行湏是如此看孔門弟子
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
理會得了今却是這個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
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
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
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
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个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
也都在裡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致道

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
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
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果定了是這生意到後
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
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
春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
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
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如知福州是一个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
安撫亦是這一个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

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
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
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
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
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其
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
其未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
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曰是上南升口疑與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更自然如此
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友他自會如
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既自會德地便

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搖扇熱時人自
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
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
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
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
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
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
不成便熱須是且做个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
成便寒須是且做个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
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

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
意在裡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
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
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
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
時便冷明作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
善摠于五常五常又摠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裡方子同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心聖人亦只教人求
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

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

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方子同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个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
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
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
仁是甚物事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滾說
鶻突了亦不得燾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
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随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
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

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裡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湏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明作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于心者為之不合于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

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于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湏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文蔚

耳之德聽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个温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

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温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裡面唯仁兼統之心裡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体認得○試自看一个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温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為仁之

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與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并生令思仁字至第三夜方說前三條以後八條又連三四夜所說今依次第不敢後動口詠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壽言仁者是兼體用而言也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閱祖節同

直卿云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先生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此等處須人自看如何一一說得日日將來看久後須會見得佐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難

前輩教人來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餘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方

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

節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方

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仁勉强底是仁無計較無

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仁勉强底是仁無計較無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端蒙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銖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季通語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

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

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

湏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周拱壽同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余正叔嘗於先生前論仁曰仁是體道之全曰只是一个渾然天理文蔚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為也湏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

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堆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

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

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

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湏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个見得仁底模樣湏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

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吃着不知甜是甚滋味 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

之而已矣闕祖

或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高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獲

仁固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却不得闕祖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

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道夫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

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可

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

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

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

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个宜底意思是義有个讓底意

思是禮有个别白底意思是智有个愛底意思是仁仁

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

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

却不然浩曰二字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

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

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

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

不可仁者固能與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
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
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

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

德明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
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
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
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
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說為遂躡
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

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
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
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寫同

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
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亦猶水之冷冷火之熱
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
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
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嫩○天理著見
一段意思可愛發出即皆是○切脉同體

說多不能記蓋非言語可

○孟子便說个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
取○孔子教人仁只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
只是天理當其私欲解剥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
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
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干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
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方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曰休解
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温厚底物事却被
他門說得臺虛打險瞳眉弩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
吞伏百獸之狀盖自知覺之說起之

麒麟不食生肉不
食草獅子則百
獸間之而
猶裂○盤

若說得本源則不犯仁字禪家曹洞有五位法固可笑以
黑為正位白為偏位若說時只是形容个黑白道理更
不得犯黑白二字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從

義便作宜字看治

不可執定隨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節

義是个毅然說話如利刀着物季礼

義如利刀相似柄快錄云似一都割斷了許多牽絆祖道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

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

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

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驥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節

仁對義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又有義之體用伯羽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

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賀孫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

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淳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

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
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營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

先生未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

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

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便有个流

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个商量從宜之義

然其用則决裂廣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

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

見喜則舒怒則斂

方子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裡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諛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个道夫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溥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

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柄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雄

禮者節文也禮數節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两般就知識處看用着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一屬理一屬情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寓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蔽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刺毒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

方論恭敬忠信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于外敬主于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渾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端蒙

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

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是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裡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

文蔚

吉甫問恭敬曰恭字軟敬字硬直卿云恭似低頭敬似擡頭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個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些欠闕無些間斷樸實頭做

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祖道
忠自裡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便
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語類卷六終

朱子語類卷七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樹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八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今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節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大學教之

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

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節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古人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

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賀孫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自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何如所以事長是何如古人於小學存養已

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三分作三分大學只出洽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淳○寓同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欵

明文惠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擬初頭如說
恭已走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
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其嘗思欲做一
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
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
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
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
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

孰存

淳○義
剛同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
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
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
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
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
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
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義剛

余正叔嘗言今人家不善教子弟先生曰風俗弄得到這

裏可哀 文蔚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受人恁地
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
謹禁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
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
義剛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
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義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
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淳

初之問小學所疑曰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
無這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作之君便是作之
師也 時宰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
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
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
之才如何耳 人傑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
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
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
成立可學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
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
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問鄭人賂晉以女樂乃有歌鍾二肆何故曰所謂鄭聲
特其聲異耳其器則同今之教坊樂乃胡樂此等事久
則亡歐陽公集古錄載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
忠時其亡已多舉此可見舊見升朝官以上前導一物
用水晶為之謂之主斧今亦無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
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樂如何通老問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又問古人舞不回旋曰既謂
之舞安得不回旋某問漢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遺秦

之暴古帝王樂盡亡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
通老太學祭孔子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大鍾曰
竟未知今之樂是何樂可學

元興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
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

書餘見類小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
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
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
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
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
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朱子語類卷七終

朱子語類卷第八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這道體

饒本作理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 若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人傑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道夫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由耳道夫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 幽厲不由也道夫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
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

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因說象山之學。需用。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

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

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

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

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人傑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湏是盡

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憫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特是恁

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實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

憫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

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

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

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

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

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
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
房所以不濟事間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
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
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
放處質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濶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
屋須著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著有十間屋基緣
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質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

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
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
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
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
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
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統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
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
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些大

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
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
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交授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賀孫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
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
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
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
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
今也有不會從裏做得底外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
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

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
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
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
學只是推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
一箇坯素相似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
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
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
之需者事之賊也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

頭却事事須看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
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看如此曰不
是說要為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
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
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
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
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
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消喫也得
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侍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
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
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
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
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
不是過外祖道

凡人須以聖賢為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

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
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
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已
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
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
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
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
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迷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
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孝為臣極其忠
某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
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

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
固有而復其性耳可學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
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
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
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
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覲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
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
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誤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
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

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
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
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
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
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
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終學便要做聖人是也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
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雉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
弱事天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
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

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
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踈款也寓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

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賀孫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祖道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砥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

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這裏流轉方是間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

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

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

聖津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

人須是練拔方始有進砥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砥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井卿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煮

不可倚靠師友方子

不要等待方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

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

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幸尚

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

何緣長進因廉叔臨問致知先生曰

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別人理會來放自家口裏淳

學者須是柰煩柰辛苦方子

必須端的自省待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

達也去偽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

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敬仲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

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

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文蔚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

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伯羽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先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

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其伏批退自己不願要

蓋卿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

做工夫要自家得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可學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 從周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德明

總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道夫

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 道夫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舡嫌溪曲者也

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

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

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

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

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

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

終不失 力行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湏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播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來，沉半浮，濟得甚事。

偈

又如大片石頭，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可學。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偈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偈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學。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湏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湏是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煨，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格。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湏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德。

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可學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全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蓄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淳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驟

凡做事須著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刃如陽氣發生雖金石也透過質孫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

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

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從周○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

氣亦至剛蓋其本相如此

學者識得箇脉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無益

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德明學者不立則一齊放倒了升卿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筆方成振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

日也是這箇人 季札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
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方子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
己者直接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
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
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閑自身已事要須
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智孫
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
鋪攤放門外叛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
多是以自家心做底事報與人知又言此間學者多好

高只是將義理略後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舊見此
間人做婚書亦說天命人倫男婚女嫁只是常事蓋有
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常行底事裝飾起來如此者
只是不為己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
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爾 方子

近世講學不著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飯不將來自喫
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
盡方有進 根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
步實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開了 德明

每論諸家學及已學大指要下學著實方

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銖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

相干涉側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榜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它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

聽命於它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此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

謙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

卷八
十三
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
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
書一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
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
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
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
不會子細看君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
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
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
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
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謙

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
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
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
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自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
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
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
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
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
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臺駘有罪
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
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

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
 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
 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心上海會得
 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
 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看
 它陋巷簞瓢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
 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
 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
 纔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畧
 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賀孫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体認教分明

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士毅
 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砥
 既知道自家患在不專一何不便專一去逍遙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關它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備
 人白晧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振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個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今人口畧依稀說過不曾心曉淳
 發得早時不費力升卿
 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即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質
 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振
 博學問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

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個只是合當做
底事節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
處之理德明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裡許德明
且於切近處加功升卿

着一些急不得方子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
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它是如何到應後方
始知元來是如此廣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搭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
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搭又于彼處搭用力襟然則終日
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
會終不濟事蓋卿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着旋思索到
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士毅

道理生便縛不住淳
見須是見得確定淳

須是心廣大似這個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學者立得根脚濶便好升卿

須是有頭有尾成個物事方子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最怕是粗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毅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振

貫通是無所不通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它了得須是博洽歷涉

多方通振

不可涉其流便休方子

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個土窟子謂水專在是力行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裡看也須易

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可學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可學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焉方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道夫

因論為學曰愈細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個

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廣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類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子方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濶弘毅升卿

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德明

只有一個界分出則便不是虛

義理難者便不是振

體認為病自在即好振

須是玩味方子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文辭

若只是握得一個鵝崙底果子不知裡面是酸是鹹是苦

是滋味是與它嚼破便見滋味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

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

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

有餘地方好若只着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

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

心以從善升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

此心處理可學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

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者易

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端蒙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為知得些子便了燾

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德明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或人性本好不須矯揉教人一用此極害理又有讀書見義理釋書義理不見亦可慮可學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于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于始又自勉之亦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于此而短于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燾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爛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若如此便是剩了一個字在信見邊

不自是着不得如事親必于孝事長必于弟事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念念要德地做如此便自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個意在這裡等待氣集便為害今日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却是私意了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有一分心向裡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裡得兩分力須是要打疊得盡方有進從周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備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驟因說索麵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廣

朱子語類卷第九

學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

論輕重行為重閔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

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

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

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端蒙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令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它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它說不得都只是這個病胡泳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

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個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

處德明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節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節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道夫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翼旋旋到一食時或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人傑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祖道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個物事所謂
持守者人不能不牽于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
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夔孫

千言萬語說得只是許多事大槩在自家操守講究只是
自家存得些在這裡便在這裡若放去便是自家放了

道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儒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
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
得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

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

致知一段德明

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
蒸鬱才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
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
能蒸鬱得成人之于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
日日在這裡而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
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恁悠
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
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
相似也時舉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碍彼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碍居敬是个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个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碍矣廣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夔孫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

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裡淳

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些藥來服泳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得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箇默意思踈濶便加細察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盖如此謨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持

持敬則又為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人
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裡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
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
在了更不待尋祖道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款是守門戶之人克已
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
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
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
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

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
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
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
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
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
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
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論冰以下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湏是着意
不着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文蔚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
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淳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空道夫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
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德明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

王子充問其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
如何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

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
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個大學
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
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幹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治
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個
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
它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裡必學乎此而後可以
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自古未

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它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
 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義變
去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已也
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臭及到說
備身致知格物若是到後而知格物使要誠意正心脩身
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使要誠意正心脩身
高廣底將來過不致便都了無見識底欲人之是意
訓字自傳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是事學于古
日這教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
不知不覺其德自脩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
俸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
 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
 便與尋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
 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
 計也須常點檢過若不如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
 知又曰温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个新須是
 常常將故底只管温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
 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
 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其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
 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賀孫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道夫。以
 下專論知

人為學須是要知個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
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裡方有所主
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
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
射在別處去了卓

只爭個知與不知爭個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
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個
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賀孫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頑然恁
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
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賀孫以

這個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
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
知如何理會不得恁少看它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
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稍都不濟事道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不是
自家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裡面賀孫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季札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
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淳
虛心觀理方子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
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個互相發義剛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瀆

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

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

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夔孫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

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松汞龍虎皆是我身

內之物非在外也廣

窮理如性中有個仁義禮智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

內曹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

于心可以一得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卓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

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

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賀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

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

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个大頭

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

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

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

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个道理元無虧欠也 錄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個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个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王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恪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湏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

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个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此子不安穩便不

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都自以為安外來卒
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看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
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賀孫

人看得義理熟時自然好振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
辭達而已矣去偽

今人口畧依稀說過不曾心曉淳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後周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
看儘入深儘有在七發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也

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
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
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賀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語相次
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德明

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了
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人傑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
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
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

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云云之

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只守着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事都無

阻礙方可從周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驥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淳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

崎嶇底便不好節

今日且將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去窮究士毅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

奇特便是見它實理未透道夫

理只要理會透徹更不理會文辭恐未達而便欲已也去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體分

上求廣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為說皆助長之病

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個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

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之

細密若拘滯于文義少間又不見它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
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
在祖道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
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
行兵當先做活計

萬理洞開○衆理參會

如說思事親至不可不知天又事親乃能事天之類無不互備○方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方子

事要知其所以然指花斛曰此兩個花斛打破一個一個
在若只恁地是人知得說得須知所以破所以不破者
如何從周

思索譬如穿井不鮮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
却自會清賀孫

這個物事

廣錄作

密分毫間便扣爭如不曾下工夫一時

去旋揣摸它只是踈濶真個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

自是膠粘旋揣摸得是亦何補廣士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

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

兼愛它欲以此教人它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

釋氏亦設教其徒它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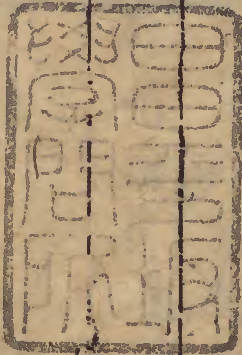
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賀孫

知只有個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

釋氏之悞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个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
之工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
人所不道人傑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袂隘墮于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夫



語類卷九終

